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王勇，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中国未来10年产业升级的机遇与挑战——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经过了前几次课，‌‌大家对新结构经济学已经相对比较了解，需要强调一下的是，‌‌新结构经济学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新古典的研究方法，‌‌来分析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动态演化以及它对于经济发展的含义。‌‌这是由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研究院的院长林毅夫教授‌‌在2011年左右正式提出来的，‌‌是通过真正扎根于中国本土的经济发展实践，‌‌并结合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提炼出的一种自主理论创新，‌‌用来丰富完善现代的经济学体系。‌‌这样的经济学新学说，特别强调知成一体，‌‌即知道也要做成。如果实践了却没有做成，‌‌说明‌‌还需要去完善这个理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强调实践，‌‌强调政策运用的学术思想。大家可能听我之前的同事讲过，‌‌新结构经济学希望让市场更加有效，‌‌让政府更加有为，‌‌有为政府是‌‌新结构经济学首次提出来的重要概念。‌‌有为政府不是乱为政府，‌‌也不是不作为的政府，‌‌那么它应该如何去有为？‌‌现在大家‌‌正在‌‌考虑十四五的规划、执行和具体的落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让政策更加有效，更‌‌符合本地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产业升级特点，‌‌这些都是今天想和大家一起交流的内容。‌‌

有效市场在经济学里面已经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概念。‌‌中央的政策也提到市场应该起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在这个理念的基础上，中国的有为政府与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或者与主流经济学中的政府区别是什么？‌‌它的特点在哪里？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政府‌‌的作用有两个最大的差异。‌‌第一点特别重要，‌‌我们特别强调政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我相信有一些同仁可能也学过经济学或者EMBA，‌‌读过一些相关材料。现在的经济学提到‌‌政府的作用的时候，‌‌不讨论发展阶段，‌‌但新结构就特别强调发展阶段，‌‌政府的作用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做的事情，‌‌包括怎样去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目标，最合适的考核体系、激励体系也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首先是发展的阶段性。‌‌第二，‌‌我们特别强调有为政府的另外一个概念——改革性。在78年改革开放之前，‌‌国家有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等一系列的政策扭曲，‌‌这是制度的起点。‌‌但是这个历史起点有很多的‌‌‌‌低效率的制度需要去扬弃和改善，‌‌所以为了让市场更加有效，‌‌政府就需要是一个锐意改革的政府，‌‌这是有为的重要内涵。在一些营商环境不是很理想，‌计划经济色彩比较浓重的地方，‌‌当我们在考虑政府‌‌在促进当地的产业升级结构转型和按照市场化改善的过程中，‌‌如果这个地方的官员没有‌‌锐意改革的意志的话，‌‌这就不是我们新结构经济学所倡导和主张的‌‌有为政府。‌‌新结构经济学有个口号，市场的有效，‌‌以政府的有为前提；政府的有为，以市场的有效为依规。口号的后半句是指，‌‌有为政府不是一个‌‌无限制的政府，‌‌它的作用是使得‌‌市场中的交易主体——个人、‌‌企业家的交易费用下降，‌‌使得这个地方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的产业真正转化成企业所在产业的竞争优势。‌‌这个过程中，如何降低交易费用，‌‌硬件的基础设施、软件的制度安排等都是政府可以去做的，‌‌是政府发挥‌‌有为作用的基本手段。它的目标是使得市场更加有效，‌‌也就是所谓的以市场有效为依规。这些基本理念‌‌虽然比较抽象，‌‌但是今天以及其他一系列新结构经济学的课程都是这些理念的具体应用。‌‌

现在我想和大家再讲一讲当前新形势的主要特点，‌‌一个是外部，‌‌一个是内部。‌‌外部首先就是中美的贸易摩擦，还有英国退欧‌‌等一系列的反全球化的浪潮。‌‌现在十四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的外部环境改变，‌‌这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新形势。‌‌第二，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已经好几年，希望“走出去”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这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和现在欧美的反‌‌全球化过程正好相反。第三，是最近半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这些是当前的国际外部新形势。另外我们国内也有一些新的形势。‌‌首先是‌‌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大概是1万美元左右，‌‌属于中等收入中的高位。‌‌按照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人均收入如果能够超过12,000美元的话，‌‌那么就变成了高收入国家，‌‌所以我们国家这个经济体‌‌现在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夜。‌‌当然不同的地方发展阶段不一样，‌‌有些沿海的发达地区已经越过了12,000‌‌这条线，‌‌同时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到1万，‌‌甚至没有到9000。这样的阶段会在我的‌‌这次分享中被反复强调，‌它对于我们产业升级意味着什么，对于结构转型意味着什么，对于政府在做决策的时候应该注意的要点问题，‌‌这些和20年前做低收入国家经济体的时候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是大家耳熟能详、官方文件中也经常提及的动力转换，包括原来的高速度增长现在要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等一系列的含义。‌‌总体上产业的创新，绿色的发展等一系列的质量指标，都已经成为了主要的‌‌官方决策。‌‌这对于产业升级、‌‌产业政策以及落实十四五规划具体意味着什么？‌‌第三，因为外部的贸易摩擦，‌‌贸易上反全球化的浪潮的席卷，‌‌还有地缘政治因素，‌‌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上升为国家的战略。‌‌‌‌这一方面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形成‌‌更大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也是促进国内资源的整合，提升内需。‌‌第四个内部形势，‌‌直接和我们的政策有关，‌‌也就是“十三五‌‌”收官和“十四五”的开始，一些新的规划也开始落地。‌‌‌‌这是我们现在国内经济和政策的形势。‌‌我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各个地方政府官员在‌‌编制十四五规划和落实政策制定的时候，‌‌如何才能更好地结合‌外部的宏观环境‌‌和内部的发展阶段，‌‌能够与时俱进地更新政策思维，‌‌以及政策落地所要‌‌关注的重点。‌‌

首先‌‌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作为一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可能很多同仁都不陌生，‌‌在1960年的时候世界上有103个经济体被划分为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的时候，‌‌其中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变成了高收入，‌‌也就是超过87%的中等收入经济体，‌‌过了半个世纪仍然是中等收入，这样的一种‌‌现象叫“中等收入陷阱”。‌‌现在中国大陆是属于中等收入，‌‌所以我们很自然就会问，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阶段，‌‌和原来的低收入阶段有何不同需要理论去解释，‌‌而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希望能够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来考虑‌‌产业升级。‌‌我和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尚进教授合作了一篇论文，‌‌提出了一个三明治模型，即中等收入国家就像三明治一样被夹在中间，前面有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各方面进行遏制；后面还有像越南这样的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进行追赶。所以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如图一所示，是两头受力，就像三明治一样被夹在中间。



图一：“三明治”模型

‌中国这样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只看美国，‌‌我们同时要回过头看越南，‌‌看其他的快速跟进的一些‌‌新兴经济体。‌‌我们的产业政策‌‌要做产业升级的时候，‌‌在落实十四五规划的时候，‌一方面要看如何跟更先进的‌‌国家‌‌去博弈，另外一方面要考虑如何保证‌‌和‌‌后面迅速赶上来的经济体搞好关系。‌‌不仅是国与国之间，‌‌不同的地方政府之间也是如此。‌‌国内不同的地方区域差异很大，‌‌经济发展阶段也相差很大。‌‌比如对一个地级市而言，同一个省里‌‌有些‌‌城市的‌‌发展水平更高，也有些兄弟城的发展水平较落后，‌‌那么这个城市也是被夹在中间，‌‌这时候应该如何去考虑？‌‌如果是在低收入阶段的时候，‌‌只是往前看就可以了。‌‌如果已经最高收入了，‌‌那只往后看就行了。‌‌但现在在中间，‌‌只能两头受力。‌‌‌‌如果我们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考虑，‌‌会发现现在‌‌的中国‌‌面对两个效应。‌‌一个是来自美国这样的技术更强，‌‌创新能力更强，‌‌收入水平更高的国家的压制效应。‌‌中美贸易战很多方面就是因为压制效应，‌‌包括华为等等，很多发达地区的‌‌产业链非常依赖于高端芯片，对方限制芯片供应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是越南的追逐效应。现在有很多的产业，‌‌比如说劳动密集型产业在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汇率的总趋势都在往上走，此时很多产业就变成转进型产业，‌‌要被其他的经济体或其他国家取代。‌‌所以如果中国不进行创新，‌‌不产业升级，‌‌那么很多产业就会被越南抢走了，‌‌产业就有可能空心化。‌‌对任何一个地级市也是这样，‌‌在众多区域和地级市中，产业很容易就被做得更好的兄弟城市占据了。那么如何同时‌‌去面对前面的压制效应和后面的追赶效应，‌‌不同的产业因为所处的位置不一样，有不同的特点。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是，‌‌无论是考虑中国作为整体国家还是国内地级市的发展阶段，当它处于中等收‌‌水平时，应该要找准自己的位置，不能只看自己，也不能只看比自己好的国家，也应该回头看看在追赶自己的国家。同时对于一些大的省份，地方官员也应该注意这一点。现在这些即便是不考虑地缘政治的因素，‌‌光是经济的竞争，‌‌这个“三明治效应”就很强，‌‌更何况中国又是个大国，‌‌是一个重要的国家，‌‌还有很多的地缘政治的考虑。如果说现在有三个国家，‌‌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一个发达国家，‌‌也就是高收入国家，‌‌还有低收入国家。如果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之间形成联盟，‌‌就会把把中国孤立，比如之前的TPP。现在中国想打出去，和很多的“一带一路”国家，‌中等收入以及低收入国家的联合，‌‌能不能更好得抵抗高收入，‌‌或者更加地扩大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如果中等收入和高收入联合，‌‌就像以前的墨西哥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会怎样影响墨西哥向美国的收敛？‌‌或者说现在国内不同的地区，‌‌沿海发达地区‌‌，中部的中等地区，还有很多相对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城市‌‌之间‌‌是怎么样形成合作？包括我们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里面，‌‌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的特点都不一样，‌‌有些地方比如京津冀，‌‌有领头的，‌‌也有经济相对落后的，‌‌怎么去考虑这些？‌‌这里我们需要有“三明治”思维。‌‌

在我们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的时候，‌‌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即从‌‌宏观角度来讲，‌‌我们中国的经济‌‌到底‌‌有没有特殊性？‌‌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到底特点有什么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说要制定实施规划时候，‌‌都会看看发达国家有没有对标，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考虑我们的特殊性。我认为我们中国在以下意义上是‌‌特殊的：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据我观察唯一一个‌‌同时经历四个结构性过程的大国。‌‌第一个结构性过程，‌‌就是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它的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结构转型就是所谓的库兹涅茨事实，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农业的就业比重不断往下走，‌‌工业比重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产业升级就是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转移，或者从“微笑曲线‌‌”低端的‌‌低附加值部分往“微笑曲线”的两端高附加值——研发、销售部分转移。‌‌第二个过程是中国是一个‌‌转轨经济体，‌‌经历着从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是渐进的改革，现在还有很多的‌‌扭曲需要去消除。‌‌第三个过程，‌‌就是我们经济开放的过程，这里涉及到三个流动。‌‌一个‌‌是货物和贸易的流动，‌‌即贸易的全球化。‌‌第二个是资本的流动，‌‌现在我们‌‌有些地方已经成立了金融自由贸易区，‌‌有些地方相对来说还是在外汇管制上面，‌‌各方面都更加严格，‌‌这个是资本的流动。‌‌第三个是思想的流动，‌‌idea flow‌‌，知识的传递。‌‌这个里面就涉及到‌‌无论是人员，还是通过专利的学习，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学习，有一些技术发达国家不允许中国参与进来，‌‌无论是以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形式。第四个过程‌‌经济学研究比较少，‌‌但是‌‌任何分析中国的产业政策，‌‌分析十四五规划的落地，‌‌特别涉及到一些敏感的战略性产业的时候，‌‌我们都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的确‌‌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现在正经历一个大国的崛起过程。这个和“厉害了，‌‌我的国”中的宣传没关系，‌‌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算闷不作声，‌‌打开这个房门，‌‌中国的重量在那边，‌‌一旦涉及到地缘政治的这个‌‌大格局的过程的时候，‌‌很多的过程就不再是‌‌经济学的过程。‌‌经济学的分析是自由交换，‌‌只要出足够高的钱，‌‌卖家就愿意卖。‌‌可是如果考虑地缘政治‌‌因素的话，‌‌特别是我们等会讲到一些战略性的产业，‌‌不是说愿意出高价，‌‌发达国家就愿意把战斗机卖给中国。‌‌这个时候对于这些产业我们怎么去考虑？‌‌因为我们的战略产业有些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比重也不一样。

‌‌这四个过程，‌‌每一个过程中国都不是特有的，‌‌其他国家都有，‌‌但中国特殊的特色是同时经历了四个结构性过程‌‌，即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过程，‌‌经济转轨过程，‌‌全球化过程以及大国崛起过程。‌‌这就使得我们在分析很多产业政策‌‌包括考虑其他宏观政策的时候，‌‌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我们必须要考虑结构，‌‌必须要考虑发展阶段，‌‌这个是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上没有的，‌‌也是我们新结构经济学特别想要去分析的，同时也觉得我们有能力去分析提供的这么一个框架。‌‌虽然讲得宏大，‌‌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对各位在思考本地的‌‌十四五的规划的制定和落实过程中会有一些启发。

‌‌另外‌‌我的一些研究，‌‌让我相信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特点叫垂直结构，如图二所示，‌‌它包括三大块。



图二：中国经济的“垂直结构”

产业可以分为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上游的产业主要是‌‌生产一些中间产品、‌‌原材料，‌‌比如说矿产、‌‌能源、‌‌金融、‌‌电力、‌‌通信这些，服务的客户‌‌是企业，‌‌而主要不是个人。而‌‌下游产业就直接是针对消费者，‌‌消费型的制造业，‌‌如生产矿泉水，‌‌生产书包，‌‌生产铅笔，‌‌或者消费性的服务业，‌‌酒店、‌‌宾馆、‌‌娱乐等等。‌‌所有的国家都有上游与下游产业，‌‌但是在中国看，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从比重上来讲，‌‌主要集中在上游产业，其中比较多的是金融、能源、‌‌电力通信这些，‌‌下游的消费型服务业‌‌和消费型制造业，‌‌在90年代的时候，‌‌“国退民进”很多现在已经都放开了，‌‌这是第一个垂直结构特点，‌‌即上游下游的所有制‌‌集中度不一样，‌‌上游更多国有企业，‌‌下游更多民营企业。‌‌第二，上下游的‌‌资本密集度也不太一样，‌‌上游有很多的资本密集型，‌‌下游很多相对更加劳动力密集。‌‌第三个市场结构不一样，‌‌上游‌‌有些行政垄断，‌‌下游‌‌进入壁垒就低一些。‌‌这个是上下游之间的非对称。‌‌另外在垂直结构框架中，‌‌中国从农业到非农业的结构转型过程是一个工业化的过程，‌‌是从农业到非农业的过程，这里‌‌非农业包括‌‌工业和服务业。‌‌严谨一点来说，大家知道第二产业和工业不是同一概念，‌‌工业和制造业也不是同一个概念。‌‌第二产业除了工业之外，‌‌还有建筑业，‌‌工业除了‌‌制造业，‌‌还有采矿业采掘等。‌‌我现在说的工业是第二产业，‌‌中国是从农业向工业的结构转型过程，‌‌生产活动从农业变成了工业、‌‌服务业。第二方面，‌‌这也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我们中国还在城市化的路上，‌‌就是在居住、生产活动的空间的‌‌意义上也在调整。‌‌所以‌‌这也是我讲的垂直结构的特点,从农业向非农部门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第三个就是全球化，‌‌全球化过程在出口，‌‌现在中国的出口结构，‌‌超过87%的出口的直接来源是下游的‌‌民营企业，‌‌上游有些出口，‌‌‌‌但是从量上来讲，‌‌主要是下游的民营企业的出口。‌‌所以我把整个的‌‌上游国企下游民企的产业链关系，‌‌从农业到非农业的一个结构转型过程以及我们全球化过程，‌‌叫做中国的垂直结构，‌‌它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一系列的产业政策问题。‌‌事实上在‌‌不同的地区，‌‌生产的产业在全国的整个价值链上有些可能更加上游一些，‌‌可能有些更加下游一些。‌‌比如说在广东生产很多东西直接就出口了，‌‌很多东西都是下游的民营企业，‌‌有些地方农业比重比较高，‌‌是农业大省，‌‌有些地方农业‌‌已经比重比较小。‌‌有些城市是‌‌沿海出口的比较多，‌‌有些‌‌出口国际贸易并不多。这里说的是中国的结构，‌‌但是在落实到不同的地区的时候，‌‌大家可以去灵活运用。这个是中国垂直结构的特点，‌‌这就使得我们在同样在考虑一个产业的时候，‌‌需要有全局的考虑，‌‌我们叫一般均衡的考虑。‌‌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下游的民营企业，‌‌在制定政策时，‌‌肯定会考虑上游的一些产品。‌‌在考虑‌‌制造业的时候，‌‌必须要同时考虑服务业，‌‌然后考虑相关的‌‌农业。‌‌今天和大家分享主要并不是讲国有企业改革，‌‌但是如果是要讲国有企业的很多相关产业政策的时候，‌‌这个框架可能就是有用的。 ‌‌

接下来就是说我们讲的产业政策，‌‌因为现在十四五规划关键是要变成政策‌‌落地，要有针对性，‌‌明白什么东西是真的推进产业升级的推动力。什么东西能够推动产业升级？‌‌第一个是技术的进步，‌第二个‌‌是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第二个是我们新结构经济学所特别关注的。对我们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多的技术‌‌中国并不是世界领先的，‌‌更多的技术进步主要是通过‌‌模仿吸收，‌‌然后做一定的‌‌调整，适合当地发展的需要。‌‌‌‌关键是要素禀赋的升级，其中‌‌禀赋结构是大家‌‌需要认真去思考的。我相信我的很多同事，‌‌包括之前林老师也一定讲过禀赋结构。‌‌新结构经济学禀赋结构有三大类禀赋，‌‌一类是要素禀赋结构，资本‌‌、劳动、土地、资源这些生产要素，‌‌当然可以把它分得更细，‌‌因为资本也包括‌‌有形的‌‌固定资本，‌‌无形的人力资本，‌‌这些取决于你‌‌具体要分析的问题，‌‌具体分析的产业。‌‌同时数据‌‌也是生产要素，‌‌‌‌新结构经济学两年前就把数据‌‌纳入了要素禀赋结构，‌‌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产业用数据进行‌‌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发展。要素禀赋对大家制定和考虑本地的产业‌‌和产业升级特别有用，‌‌因为这个是我们‌‌新结构分析方法的出发点。‌‌第二个‌‌是制度禀赋结构。‌‌大家知道新制度经济学里面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新结构经济学‌‌也考虑制度。比如说‌‌正式制度‌‌在中国情况下，‌‌城市‌‌行政级别很重要。‌‌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或者计划单列市、地级市‌‌、县级市‌‌在中国的体制里面各有不同，‌‌城市的行政级别‌‌直接决定这个城市的‌‌动员资源的能力。‌‌还有一些是非正式制度，如社会的营商环境或者做生意的风气，‌‌社会的信任等等。‌‌比如说过去两年，我给宁波发规院做的课题，‌‌研究宁波怎么样承接上海的非核心功能，‌‌讲到这两个地方，‌‌在非正式制度上就有很多契合点。‌‌因为早期‌‌上海很多的移民，‌‌是宁波过来的，‌‌所以方言都比较接近，‌‌地理上也接近。同时宁波也有宁波帮，‌‌在考虑区域间的产业融合交流的时候，‌‌这些非正式制度也会发挥作用。第三类禀赋结构我们叫自然禀赋结构， 包括一个地方的经度纬度海拔‌‌气候等。‌‌‌‌决定泰山、‌‌桂林、张家界之所以能够成为旅游胜地，‌‌最关键的禀赋是自然禀赋，‌‌自然风光。所以对某些产业，自然禀赋是非常重要，比如‌‌是否靠海，是否是一个沿海城市，还是说是像西藏所谓的高原经济，‌‌这些都是自然禀赋。‌‌新结构经济学考虑禀赋，考虑要素禀赋结构、‌‌自然禀赋结构、制度禀赋结构，是‌‌因为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给定这些禀赋，‌‌地区最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是什么？‌‌旅游业是潜在比较优势产业吗？‌‌考虑的是人文地理还是自然地理？考虑的东西‌‌需要交易力度有多大？‌‌是资本丰裕‌‌还是劳动丰裕的？是自然矿产丰裕的还是‌‌这个地方数据资源特别密集？‌‌这些都会‌‌决定给定这个禀赋结构下面，‌‌哪些产业具有潜在的比较优势。但是要把这样潜在的比较优势，‌‌真正地切实地转化成企业所在‌‌产业的竞争优势，这两者之间‌‌是有个距离的。‌‌这个我相信之前林老师讲过，‌‌这个距离就是交易费用，‌‌潜在的优势不一定发挥得出来。我们现在制定十四五规划的‌‌地方落地，一方面是说给定这个地方的禀赋结构，‌‌怎么样寻找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一定是根据自己的要素来，不是说‌‌人家高大上，‌‌我也去搞个高大上，‌‌那是赶超，‌‌我们已经是很吃亏了，‌‌我们不需要全方位再来一次超英赶美大炼钢铁这种悲剧。‌‌像之前的光伏产业大家一窝蜂都上，‌‌觉得反正‌‌这个是国家战略，‌‌大家都觉得看好，‌‌但是一定会‌‌产能过剩。‌‌我们要制定的产业政策，‌‌一定是从自己的发展阶段来考虑，‌‌看我哪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但是如果要把这个潜在比较优势转化成企业的竞争优势，就需‌‌要把交易成本‌‌交易费用降下来。交易费用什么决定？‌‌交易费用就是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安排。有些基础设施是‌‌产业中性，‌‌比如说公园，就是老百姓要健康，‌‌但有些的硬件设施就是为了建这个园区，‌‌这条路就是联通这个园区和连接海港，这个基础设施不是产业中性的，‌‌它的产业是非中性的，‌‌是要扶持这个园区里面某些产业，这个园区里面可能关键就是‌‌出口加工区。这是基础设施，但是因为是产业非中性的，所以就是产业政策。‌‌另外一个就是软的制度安排，‌‌对于这样一个产业，‌‌到底遇到的瓶颈因素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讲营商环境很多太泛，‌‌美国那些发达国家营商环境的指标拿到中国来也问一问，‌‌其实是不对的。‌‌更多时候这取决于我们考虑这个地域的大小，‌‌是考虑国家层面的还是县一级的。在县一级层面上或市一级层面，领导对于当地有哪些支柱产业，是非常清楚的，所需要做的是‌‌把一些已有的政策上面的约束束缚给去掉，‌‌这就是和改革弄在一起。‌‌所以我们说‌‌有为政府它具有改革含义，‌‌就是有些‌‌是给定的那个极点，‌‌它‌‌当时可能并不是瓶颈约束，‌‌但现在发展到新的阶段就变成瓶颈，‌‌所以需要去掉，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改革的。‌‌但新结构讲改革不是像泛泛的改革，‌‌我们来一个民主和全国的改革，‌‌这已经被证明失败了。前苏联或者非洲很多国家弄了60年了，‌‌都没弄起来。‌‌中国比较务实，具体落实到产业上，‌‌以产业为抓手来再考虑制度改革。‌这几个产业发展需要什么？‌‌需要人才，‌‌什么样的人才，‌‌然后再对应的政策去落实下去。‌‌比如说甘肃省定西县，‌‌发展马铃薯产业，‌‌在马铃薯产业不同发展阶段，‌‌怎么样把马铃薯卖出去，怎么样把马铃薯储存下来，怎么样保证‌‌‌‌产品附加值，不是只卖成品的马铃薯，‌‌而是说把它做成加工品。‌‌‌‌政策应该是和产业的发展阶段有关，‌‌无论是软的‌‌制度安排、政策提供，‌‌还是硬的基础设施，‌‌目标是一样的。‌‌有为政府体现在识别了潜在比较优势产业以后，‌‌要把这些交易费用给降下来，‌‌这是政府应该做的，‌‌这是我们十四五规划政策要落地，‌‌要让它真的有效，‌‌就必须在这个点上‌‌‌‌做实效的东西，‌‌但是不能做太多，‌‌因为做太多了就变成乱为，‌‌而不做那就是不作为，有为要求政府做到恰到好处，‌‌就是‌‌把降低交易费用给降下来，然后转化成企业的竞争优势。我们新结构经济研究院很多同事，‌‌国内智库部、‌‌国际智库部和企业发展部各种各样的案例研究，‌‌都在运用这样的原则。我们新结构经济学讲的产业政策，‌‌讲的是‌‌市场主导，‌‌政府因势利导，‌‌‌‌它不是计划经济，‌‌而是要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

在具体落地的时候，新结构经济学把产业分成五大类型，分别是追赶型、领先型、转进型、换道超车型，‌‌还有战略型。

‌‌追赶型主要是从技术差距来看的，‌‌离世界前沿的技术差距还比较远，我们有外国也有，‌‌但是我们比他们做的差。‌‌我们一些高端装备业，‌‌高端材料，‌‌都属于这一类，‌‌包括我们的汽车，还是和发达国家有一些差距，‌‌这是追赶型的产业。我们在落实到不同的地方，‌‌首先面临如何去找到追赶型的产业？这要‌‌‌‌看在这个产业，‌‌是不是和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是国内的老大，‌‌然后是不是‌‌亚洲的老大，‌‌是不是全球的老大。‌‌对于这一类产业的话，‌‌因为你的技术‌‌没有最先进国家或地区的好，‌‌所以关键是怎么样更好的把先进技术学习模仿过来。‌‌具体的政策就是要招商引资，‌‌甚至要去海外并购，‌‌去建立研发中心。

第二类是领先型的产业，在家电、高铁、造船中国很多都是已经领先了，在世界领先了，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无人可模仿，只好靠自己去研发。在领先产业上，要继续保持产业往前走的话，就需要自主研发。现在有不少的地方，‌‌有很多产业从产能来讲，‌‌也都是国际上产能最大的。‌‌领先的时候也意味着要设定国际标准，‌‌如果在国内领先的，‌‌可能也需要设定在国内市场的国内标准。‌‌现在每个地方，‌‌说大的叫产业，‌‌但小的都在讲隐形冠军。有一些小的零部件上，‌‌可能不是整个造船，‌‌但是在某一个零部件上‌‌做到世界最好，‌‌就是隐形冠军。‌‌宁波就有很多的隐形冠军。‌‌隐形冠军只要小的一个零部件做得好，面对的市场就是全球的市场，‌‌很难被替代。‌‌这样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去找的。‌‌所以我们讲的这个‌‌五大类产业，分类可以分很细，并不是说只是造船、飞机、汽车，它们里面有很多的劳动密集型的环节，‌‌有追赶型的环节，也有领先型的环节，所以我们‌‌在理解产业分类的时候也需要注意。‌‌

第三类是转进型产业，‌‌这里面基本上分成两类，‌‌一类是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说我刚才之前也讲到‌‌服装产业、制鞋产业，‌‌现在成本越来越高，而有些在鞋子上面软的东西还没办法直接机械化，所以很多时候这些只能移到劳动力密集的地方，‌‌这个是转进型的产业。‌‌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中国的劳动力产业转移到‌‌非洲这些地方。‌‌像埃塞俄比亚，劳动力成本‌‌是我们的1/10，‌‌有很多的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过去，‌‌也赚了不少的钱。这个是劳动密集型的一种转进型的产业，‌‌我们现在不同的地方，各个地方政府都想方设法怎么样和“一带一路”‌‌一个思路，我们要把产业引出去的时候，‌‌很多可能就是转进型的产业。‌‌第二类转进型产业其实‌‌并不是说已经完全失去了比较优势，而‌‌是因为有一些宏观经济政策使得一系列产能比较大。‌‌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我们4万亿的政策，‌‌很多产业产能过剩，‌‌怎么样去化解这样的产能，‌‌我们需要把这些产能也要转进到其他地方。‌‌所以这有两类不同的转进型，‌‌第一类就是原来符合比较优势，‌‌但是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我们要把它往微笑曲线两端走。‌‌同样一个产业内部，‌‌有不同的生产环节，‌‌大家都是做服装的，‌‌但可能就不是只是缝纫这些劳动密集的部分。我去上海调研，‌‌上海的‌‌经信委里面有个处叫都市产业处，‌‌我不知道是不是其他的地方政府也都有都市产业处，‌‌我一开始还不明白这个处是干嘛的，‌‌后来了解到这个处是把有些所谓的传统产业，‌‌让它‌‌沿着附加值‌‌价值链往上攀升‌‌。上海原来有很多的名牌，‌‌但是有一阵子那些传统产业让它走就走，‌‌结果很多其实‌‌家喻户晓的品牌被抛弃，‌‌非常可惜，‌‌后来所幸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上次我去调研的时候，‌‌他们讲了一个想法，对于这个传统产业，‌‌比如说转进型的产业，‌‌它的提法叫FBI，Fashion、Brand、Idea，‌时尚、品牌、想法。同样是转进型产业，‌‌劳动密集型的比如缝纫是没办法‌‌再符合比较优势，‌‌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去了，‌‌发展阶段‌‌不一样，‌‌但是仍然可以在品牌‌‌，在研发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要做。‌‌中国高质量品牌的服装还是挺少的，‌‌但是这样的需求是挺大的，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东西。在地方看产业升级的时候，‌‌不要眼睛只盯着听上去高大上的那些产业，‌‌在传统产业里面，‌‌能不能把一些附加值比较高的‌‌微笑曲线两端那些好好的把握，‌‌这里面有很大的空间。‌‌第二类是刚才说到的那些产能有点过剩的产业，‌‌怎么样去找到其他地方发展。‌‌对于这个我和北大新结构经济学院的同事，‌‌国际合作发展部主任于佳博士，‌‌写了一篇关于光伏产业的案例。光伏产业中国的产能现在已经很大了，无论是光伏产业的上游、‌‌中游、‌‌下游，全占全世界的50%以上，这在全球是领先的。但是‌‌电池技术没有办法让太阳能所有东西储存下来，‌‌不用就浪费掉了。‌‌我们每年期望很高，产能这么大，‌‌现在就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向 “一带一路”的其他国家走出去。那些发展中国家也缺能源，‌‌而且更何况这个是绿色能源。第二方面，‌‌光伏产业的中游主要是组装，‌‌组装其实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把这个产业移到“一带一路”其他那些国家，‌‌并不只是给他们能源产业，‌‌还带动了其制造业发展。‌‌

第四类是换道超车型的产业，比如像我们中国的华为、‌‌阿里巴巴、‌‌腾讯的网络支付已经是换道超车，就是‌‌相对于我们的发展阶段来讲，‌‌大家普遍认为比较高大上的产业，我们反而超过了美国。‌‌2016年的时候，‌‌我们的网络支付‌‌总量已经超过美国50倍，‌‌现在已经2020年，差距更大。‌‌这一类的产业它的研发周期比较短，‌‌它需要人力资本比较密集。‌‌‌‌对于这一类产业，‌‌我们重点研究现在的独角兽企业，如何在短时间内，‌‌就能够‌‌达到10个亿的估值。这其中很多都是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然后利用一个大的市场快速成长，‌‌研发周期又很短，因此‌‌对这一类产业‌‌人才是关键。而且这些产业有很多创新，‌‌所以市场规模也好，孵化也好，‌‌包括风险投资，‌‌然后包括知识产权怎么样去加强保护，‌‌来吸引创新型人才，都需要加以考虑。‌‌这一点在深圳就做得非常好。深圳2017年的时候，一个城市的申请专利的总数，‌‌已经超过了当年‌‌英国和法国申请专利‌‌总数之和‌‌。所以深圳市在创新方面是非常有‌‌示范意义的，有一系列的优秀的企业，‌‌很多是换道超车型的产业。‌‌不同地方‌‌如果有这类产业，‌‌我们怎么样去扶持它，‌‌‌‌怎么样和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得更好，是地方政府应该考虑的问题。

第五类是战略型的产业，‌一方面是国防安全，‌‌二方面是经济安全。国防安全方面大飞机或者是航母、‌‌航天、超级计算机，我们的国防工业在不同的地方，‌‌分布是不一样的，‌‌‌‌有些地方比较多，‌‌有些地方比较少。‌‌第二个是经济安全，‌‌我们之前一直说被“卡脖子”了，‌‌高端芯片被“卡脖子”，‌‌因为我之前讲过中国四个结构性过程，‌‌最后一个叫大国崛起过程。‌‌一旦人家把你‌‌当成战略对手的时候，‌‌他给你断供你会怎么办？‌‌如果被断供，整个的产业链就瘫痪了，‌‌怎么办？‌‌所以考虑到这样的外部性，‌‌考虑到战略意义，‌‌‌‌这些产业也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在不同的地方，‌‌战略性的产业不一样，‌‌有些是国防安全的，‌‌有些是经济安全，‌‌可能这些企业不一定有自生能力，‌‌比如有些‌‌国防安全产业它的研发周期‌‌很长，‌‌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企业并不具有比较优势，‌‌没有自身能力，‌‌但是‌‌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所以中央财政拨款和地方财政可能也要配套一系列的‌‌政策。

我还是想强调就是五大类产业，‌‌它的类型是可以‌‌动态变动，‌‌同样一个产业对于一个地方来说，可能已经是转进型产业，‌‌对于另外一个相对发展阶段比较落后的，‌‌可能还是个追赶型的产业。比如说我刚才讲到的光伏产业，‌‌光伏产业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基本上是零，‌‌国内没有多少家企业，‌‌就只有一些国有企业，‌‌没有任何一家民营企业在生产光伏，‌‌世界上市场份额基本上是零。但很快现在无论是上游的硅料相关的环节，‌‌还是中游的电池片电池组装的环节，还是下游的发电应用环节，‌‌每一个环节我们现在都占世界市场百分之五十以上，‌‌有些到了百分之八十多，‌‌完全是领先型的产业。但刚才我们讲到它的产能太大了，‌‌现在又变成一个转进型的产业，‌‌我们怎样把这个产能转到其他地方去？‌‌我们开始是从它的中端引进，就是在无锡，中游的环节主要是组装，是劳动力密集型，‌‌把电池片‌‌组装起来，‌‌其实是制造业，用的就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劳动力成本低。‌‌像德国对于新的能源又非常强调，‌‌所以中国‌‌利用这个契机发展得非常快。‌‌但是有一度因为大家都冒进，‌‌就是‌‌林毅夫老师称之为叫“潮涌现象”，让大家都涌进去，‌‌结果这个产能一下子太多以后，反而‌‌上游的‌‌材料价格‌‌一下子暴跌，导致我们损失很大。‌‌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光伏产业‌‌是被作为失败的产业政策的典型案例。‌‌但实际上，‌‌因为它逐渐形成了自生能力，我们逐渐对这些光伏产业退补，‌‌‌‌这一产业现在‌‌是我们的领先型产业。‌‌如何把它‌‌结合着“一带一路”转移出去？对“一带一路”很多国家，‌‌首先就缺少能源，更何况是清洁能源。‌‌而且像西亚有很多国家，‌‌它的光热条件非常好，‌‌‌‌在太阳能上面有比较优势，‌‌而那边又比较穷，‌‌所以可以从中端进入直接做组装，‌‌建的园区‌‌还是一个制造业可以工业化，‌‌有很多的应用的场景，‌‌我们‌‌在论文里面对这个做了详细介绍。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政府乱作为，‌‌要避免政府不作为而有为，‌‌这里面怎么样去把握程度完全是看发展阶段‌‌和具体的政策。‌‌

最后我想和大家说一说，‌‌未来10年产业升级的新机遇。‌‌从产业升级角度来讲，‌‌我和大家说一下我的思考，看未来五年十四五的规划，‌‌是不是有可能有更加长远的产业规划。首先是我们的外部环境改变，‌‌中美贸易摩擦‌‌可能是相对长期的一个过程，‌‌我们大国增长面临着‌‌外部风险。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断供这些东西，‌‌我们就要去考虑战略供应商，‌‌这是其他很多的企业已经在做的事情。‌‌原来没有问题，‌‌大家的国际关系比较好，‌‌你给我供货；‌‌但现在一旦地缘政治以后，‌‌他把你列在实体清单上面，‌‌或者对这些美国的企业，‌‌不准这些企业向中国‌‌去出口相关的原材料的时候，我们原来的供应商就不可靠，‌‌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寻找更可靠的战略供应商，‌‌这个是关键。‌‌事实上‌‌我们现在对于有些城市来说，‌‌很多的产业，‌‌特别依赖于一些‌‌重要的战略供应商，‌‌所以要开始考虑这个布局，‌‌很多时候也并不只是一家地方政府，‌‌更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去做的事情。一旦在这些产业上‌‌被美国或其他国家“卡脖子”怎么办？‌‌唯一的出路是‌‌自主创新研发，‌‌人家不给你‌‌原子弹、氢弹的技术，自己还是要弄。‌‌所以我猜想，我们中国现在面对这样一个外部环境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是危机，‌‌但是同时也是机会。‌‌我相信在这一点‌‌，我们政府已经去做，‌‌就是已经加大了在这些相关产业上面的‌‌投资的力度，‌‌我相信这也是产业投资的一些新的机遇。虽然它有风险，‌‌但我想这个也是新的环境下面新冒出来的新的信息。‌‌第二个是我们也经常讲，‌‌大家有不同的讲法，‌‌新经济或者说ABCD，‌‌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Block Chain——区块链，Clouding‌‌——云计算‌‌,Data——大数据，‌‌这是我们新的工业革命下面的‌‌一系列新的技术。‌‌之前还讲到新结构经济学，‌‌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这些对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对于一些独角兽企业，特别重要。中国的独角兽企业，‌‌在世界上‌‌比重最高，‌‌这两年比重往下走了，‌‌但是‌‌我们出现这么多的独角兽企业，‌‌这些企业主要类型基本上都和ABCD有关系，‌‌借助于中国的大市场，从而迅速的发展。‌‌但是不同的地区，‌‌整个的‌‌数字经济、平台经济怎么样去应用它？‌‌到底处在不同的环节上，‌‌地方的优势在什么地方？比如贵州的大数据产业拥有自然禀赋，就是服务器放在山里面，它的温度就比较低，‌‌不需要很多的空调给它‌‌降温，这是贵州的自然禀赋。**‌‌**这些是有一系列应用的场景，也是比较发达的地区都在关心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机遇。‌‌第三个政策是“一带一路”的机遇，‌‌就是我们的转进型产业转移出去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政府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要有地缘政治保护，大使馆的协助，‌‌涉及到国际的支付体系，‌‌涉及到国际的运输能力。‌‌例如在埃塞俄比亚，‌‌那边没有路，‌‌企业过去以后劳动力成本是便宜，‌‌可是卖的东西‌‌就算生产出来，‌‌怎么运出去还是个问题。‌‌所以这些时候我们在开发性金融上，可以给予他们‌‌中长期的融资贷款。这些有些是需要在‌‌国家层面去做，‌‌有些是地方政府层面去做。‌‌我去埃塞俄比亚访问过一个东方工业园，‌‌那个东方工业园创始人是江苏的民营老板，‌‌在埃塞俄比亚首都附近有84个企业已经入园了，‌‌48个企业已经开工了，‌‌里面有很多的中国企业，‌‌都是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如何规避“一带一路”的风险，把它变成一个盈利的机会，‌‌这个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另外一个是区域经济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京津冀，海南或者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等等。那么如何保证在产业融合的过程中，‌‌它能够形成合力？我们一些文章是关于比如说宁波上海怎么样去产业融合，‌‌‌‌比如宁波政府怎样去考虑在长三角一体化里面可以做什么，结合的五大产业怎么融进去。‌‌这些‌‌本质上‌‌要去思考的东西都离不开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瓶颈问题以及‌‌怎样去让政府发挥有为的作用。

未来10年的产业升级，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五大类不同类型的产业所面临的挑战是不一样的。‌‌领先型的产业需要考虑怎么样避免大而不强，‌‌要拓展国际市场，‌‌然后做好质量，‌‌做好品牌；追赶型关键是怎么样去招商引资，‌‌把技术弄上去，‌‌怎么进行改革开放，‌‌改善营商环境；转进型的一方面要向“微笑曲线”两端发展，‌‌要附加值提升，二方面涉及到对僵尸企业的处置，‌‌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在国际上寻求新的市场；换道超车型产业关键是人才，‌‌怎么样把最好的全球人才‌‌能够吸收到自己的地方，‌‌这个产业能够‌‌换道超车变成独角兽的企业；战略型的产业，‌‌特别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增长，‌‌有很多“卡脖子”的风险，战略型产业要去应对这些风险。在不同的地方经济中，‌‌五大类产业所占的比重是不一样的。不同种产业‌‌在政策上互相也要做好协调，‌‌比如说‌‌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是领先型产业，‌‌自己做研发，‌‌当然希望知识产权保护，可是‌‌如果是追赶型主要是模仿别人，‌‌可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就不是很强。‌‌不同类产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需求就不一样，‌‌不同地区的需求也不一样，不同的时间段也不一样，都‌‌需要地方政府考虑如何协调。‌‌这些都对于考虑本地的十四五规划落地有很重要的意义，‌‌具体行为都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结构制宜，制定好这样的政策，‌‌让它去落地发挥真的效益。

‌‌我今天和大家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各位。